

20

曾经的故事



作者 辰光

“我们有证据啊！我们证明了那里有煤矿，有事故啊！”刘东海并不是真正地想打退堂鼓，只是他对找到死者家属确实不抱太大的希望。

“我们昨天找的证据只能证明有煤矿存在，有事故存在，但是怎么证明死了那么多的工人呢？万一人家说这里确实发生了事故，但是一个人没死，你怎么解释？”

“我们现在确实找不到死者家属嘛！”刘东海有些急躁了。

“走，那就上安监局，咱们敲山镇虎去！”江天养还是一副笑眯眯。

刘东海摇摇头，开动了汽车：“别看这是个县城，安监局的门槛可不低啊！”

“所谓门槛，过去了便是门，过不去就成了槛。”江天养笑呵呵地说。

汽车刚开出公安局的大院，江天养的手机就接到一条短信：“我先回家了，知道你外面出差，不能来机场接我，我不怪你。给你带回来的东西已经让小宁拉到你家去了，你要注意安全，回京电我。杨森。”

杨森是个北京女孩，比江天养小两岁。由于父母都经商，家境殷实的她没有急于工作，从美术学院毕业后直接去了美国。八年前她出国那一天，正是江天养进入《中国法制观察周报》的第二天。

按照老天的安排，江天养和杨森应该是两个生命轨迹根本不会发生一点交叉的人，但也许是主管姻缘的神仙有意要给他们一个机会，于是，一场没头没脑的暴风雨不期而至，包括杨森在内的近万名乘客被滞留在首都国际机场。误机对很多经常出门的乘客来说，原本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但对于杨森

那暴发户父母来说，足以让他们在机场上演一出好戏。没过几个小时，杨森的父亲就因为要进入隔离区陪女儿而和机场管理人员吵了起来，杨森的母亲则干脆举起身边的垃圾筒砸向工作人员。

当接到线索冒雨赶到机场的江天养进入机场公安分局时，杨森已经从隔离区返回了候机楼，但是并没有被允许进入机场分局见自己的父母，因为警方要以违反治安管理法规为由拘留他们。

结束采访后，走出机场分局的江天养原本要离去，却被杨森拦了下来。她语无伦次地央求江天养放她父母一马，原来，她把江天养当成了机场分局的警察。

江天养打算一走了之，因此在说明自己的身份后便疾步离开，但走出没多远，他再次被杨森拦了下来：“求求你，千万别报道。我父母都是做生意的，有很多生意伙伴，一旦他们被人看到了这件事情，会被笑话死的！”

看着眼前这个长发披肩、亭亭玉立的女孩，还有她脸上那擦不干的泪水，江天养动了恻隐之心。他简单地安慰了杨森一番，返身回到机场分局，打算为她的父母说情，但就在此时，又有两家媒体的记者赶来了，毕竟，敢在首都机场撒泼闹事的人不多。

警方并没有因为江天养的说情而对杨森的父母网开一面，倒是其他两家媒体的记者被江天养成功“策反”，承诺不报道此事后打道回府。

在警察把杨森的父母送到拘留所之后，江天养留在机场陪了杨森十几个小时，又是请杨森吃饭，又是给她买零食，交换完彼此的手机号码后，又交换了QQ号码和MSN，直到天色将晚时把她送上飞机，江天养才返回市区。

杨森到美国后，第一时间在网络上加了江天养为好友，一番感谢之后，她“顺便”问了江天养一个问题：“是不是对每一个邂逅的女孩，你都这么大献殷勤？”

江天养不假思索地回答：“我只对我心仪的女孩如此。”

“那你心仪过多少次了？”

“到现在为止，已经心仪过好多次，但始终没人给我过机会。”

“怎么会呢？你也不难看啊，个头能有一米八吧？”

“关键是我体重也快一百八了，况且我这人时而不靠谱，时而不着调。”

“那怎么了？胖胖的更可爱，能给人一种踏实的感觉。”

每一个孩子都是天使



“人之初，性本善”——这个让人们几千年来争论不休且无定论的话题，也许使你难置可否，然而，我对此信奉不疑——我相信每个人都是带着天使的基因降临到人世的，这是人生经历告诉我的，也是许许多多孩子的成长印记证明的。

在理想主义、英雄主义流行的时代，我就想做那个帮助“坏孩子”的老师，因为我知道，他们“不坏”。

四十多年前，我是一个刚上小学的孩子，好胜、聪明，还当了班长。老师把全班最调皮的小津安排在我的身边，成为我的同桌。每天，我都会看到他的脸上又有了新的流着血的伤口——他天天和人打架。当然，完不成作业、上课挨训是他每天的故事，少先队入队总没他的份儿。

老师让我向雷锋学习，帮助小津，我就天天放学到他家和他一起做作业。到他家后，我才发现，这个家没大人：他那个曾是上海名门闺秀的妈妈解放前在大学里稀里糊涂就签名加入了国民党“三青团”，解放后被定为“历史反革命”，送到附近郊区公社改造去了；他爸爸受牵连，在单位规规矩矩，不敢乱说乱动，还要早出晚归。小津要自己做饭，还要天天给妈妈送饭，一直送到田间地头。

村里的孩子不让他妈妈吃饭，把饭扣在地上，小津就不要命地和这些孩子打架。他说，要是打不过他们，妈妈就没饭吃了……从那以后，小津在我的心目中的形象特别高大，再有谁说他是坏孩子，我心里难受，就会替他鸣不平。后来，他们全家被配到偏远贫穷的农村，走的时候，小津的几个朋友哭成一团，跟在卡车后面依依不舍。三十多年后，当我们再见面时，他已经是一家航运公司的老板了。

班里还有一个女生小云，出了名的尖酸泼辣，老师不喜欢她，对她爱理不理的，新年表演舞蹈也没她的份儿。这下，她把对老师的一肚子气撒在我身上，纠集了几个人天天放学跟到家门口骂我——因为我是听命于老师、帮着老师管事儿的班长。上中学时，她更是桀骜不驯，谁都不放在眼里，独行侠一样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谁敢说她，就跟谁闹，同学们避之不及，学校老师和领导对她侧目而视。

但就是这么一个人，在同班一个没爹没妈的女生小莲患不治之症时，居然接连陪护了好几天。小莲病逝时，小云支开小莲的哥哥和弟弟，为死者擦洗身



作者 钟琴

体、换衣服，一直陪着“发送”到最后。而我们却在一旁面面相觑、手足无措。从那以后，我对小云的印象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我看到了她内心善良、柔软的一面，我俩成了关系很铁的好姐妹。

小云告诉我，小时候，她家里姊妹一大群，妈妈从早到晚在学校的服务社干活养家，姥姥操持家务。她看不到爸爸，只知道爸爸在离家很远的地方。“文化大革命”开始，家里来了一群红卫兵抄家，小云才知道，爸爸原是国民党军舰的起义军官，“镇反”时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发配到不知名的边远地区去了。小云感觉自己从小就比别人不一样，好像矮人三分，总觉得周围的人瞧不起自己，所以，她就让自己像个刺猬似的抖开浑身的刺随时扎人，以保护自己不受伤害。其实，小云的内心非常自卑、孱弱和敏感。

中学时，邻班有个叫小娟的女孩，她脸色蜡黄、又瘦又脏，成天孤零零的。课间操排队时，谁都不愿意挨着她，嫌她身上有味。与她从小一个班的同学说：她小时候偷家里的钱，后妈经常打她。其实，“偷东西”是周围人嫌弃她的主要原因。知青下乡时，我俩在同一个“青年点”，我是“点长”。有一天，同舍的一名女生大喊“丢钱了”，大家不约而同地将怀疑的眼光投向小娟。小娟的小脸更加蜡黄，她惊恐地看着身边充满敌意的人们。大队来人将小娟带走了，她用惊恐无助的眼神看着我，让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副刊

电话：65233688

洛阳网 www.lyd.com.cn

买车看车，上洛阳网汽车频道，信息真实，最具参考价值